

# 省委

最具政治智慧的长篇小说

许开祯/著

# 班子

# 2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许开祯/著

# 省委班子<sup>2</sup>

最具政治智慧的长篇小说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省委班子. 2 / 许开祯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04-4919-3

I . ①省… II . ①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1 ) 第 068781 号

**上架建议: 长篇小说**

## 省委班子 2

作 者: 许开祯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朱 莹

监 制: 伍 志

策划编辑: 康 慨

营销支持: 孙玮婕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05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919-3

定 价: 36.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第一章 普天成升任常务副省长

001

官场中有很多东西你是要顺从的，不顺从你就会被排斥开，人不能做异类，官场中尤为不能，这是铁律，谁也更改不得。但是在不挑战大规则的前提下，你可以适当变动一下小规则。比如跟年轻一代接触，这就是小规则，很多人是不屑或者不愿的，他们热衷于往上靠往上挤，但普天成反其道而行之，却为自己赢得了另一片天空。

## 第二章 省长谋位省委书记

029

官场斗争无外乎就是人和地盘的斗争，权力说到底就是反映在对人和事的控制上，贵为一省之长，却连自己的后院都看不到，路波不能不说窝囊……他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他在寻找机会，伺机而动。骆谷城这个小插曲，等于是路波试探着打向宋瀚林的第一张牌。虽然让宋瀚林轻轻松松挡了回去，但并不证明，路波会就此认输。

## 第三章 化解政绩标杆工程的危机

053

官场上很多事都是反着来的，越是小事，你越要汇报，最好能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让领导获得一种权威，这样你在领导心里就不

一样了，领导会认为你对他尊重，会认为你这人办事有章法。但是大事你就要考虑，有些事必须先做后报，有些事只能做而绝不能汇报，有些事做了还要装没做，不能在领导面前有稍稍的暗示，一暗示，领导就会有错误的想法，认为你要往他身上推。一旦让领导产生这样的错觉，你的前途就彻底暗了。

#### 第四章 全国人大调查组提前来海东

080

上面不是具体指哪一个人，是一大批人，是一种力量，这力量你是不敢开罪的，开罪了，你就会成孤家寡人。官场为官，不论到哪一级，都不能被孤立，不能让人家觉得你不好说话，更不能让别人觉得你刀枪不入，那样，你的地位就很危险了。官场有时候像交易，更多时候，却是在彼此维系，维系自己也维系别人，维系某个团体或者利益联盟，维系某种力量。要时刻记住这样一句话，圈子的力量有多大，你的力量就有多大。

#### 第五章 中央派来新省长

109

政治说穿了是在玩一种信号，聪明者往往在信号发出前，就已选择好对策。每个干部，当你在舞台上活跃一段时间后，你身上就会贴上一种标签，不论走到哪，你都是带着某种符号的，这符号就是信息，就是你的风格，也是别人认识你、判断你的一个基本尺度。方南川到海东后表现的确温和，到现在并没烧起什么三把火，一切看似都很平静，但下面却一点不敢平静，都在猜测或预防着，生怕突然一招，将自己卷进去。

## 第六章 新省长遭遇群体上访

139

一个人一旦离开某重要岗位，各种变数就都有了，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当然是好事，但万一被什么东西绊住，结局便不敢想下去。离开位子马上翻船者大有人在，这也让干部的变动成了某个风向标。因此过渡期就特别重要，普天成几乎是在掰着指头算宋瀚林离开海东的日子。虽然到目前为止，海东这边并没起什么风浪，但宋瀚林一日任不了实职，这种不安就无法排除。现在他才后悔，知道别人秘密并不是一件好事，不知者无后怕，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 第七章 普天成紧急调动夫人外交

170

有时候听不见也是一种态度，比听见更有用。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怕只有普天成这个层面上的官员理解。下面官员也有装听不见的，但那纯粹是卖弄，是官场里的一种矫情，因为你还不具备听不见的资格。而普天成们的听不见，则是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一种大修炼。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听见呢？

## 第八章 突发恶性工程事故，新省长终于出手

198

普天成回过目光，颇有趣味地望了曹小安一眼，脑子里忽然想起曾经交给曹小安的特殊任务，他相信，关于银河路桥工程集团跟大河集团的纠纷，曹小安已拿到了铁证，津安新路里面的内幕，也一定被曹小安安装在了电脑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将来他送给路波夫妇的厚礼。不过是将来，而不是现在。想到这层，他略带欣慰地道：“还击倒还用不着，先让他们闹吧，看能闹出啥来。”

## 第九章 节外生枝，普天成夫人成了靶子

230

有一点他十分清楚，海东要地震了！可怕的是，到现在他对妻子的情况并不掌握……这些年来，普天成跟乔若瑄的经济都是分开的，夫妇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财产状况。不是因为感情，而是他们这个家很少遇到自己花钱的事，一应事儿都有别人操心，很多时候都是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把什么都办好了，所以钱这个话题就被他们省略了。猛然跳出来时，普天成才发现这事真严重，如果乔若瑄真有什么事被查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 第十章 省委书记路波组织巧妙反击

259

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半年过后，政府这边的人气比原先旺了不少。以前观望或举棋不定的，就因方南川一连串并不太大的动作，马上便捕捉到什么，开始调整策略。千万别小看基层官员的洞察力，如何捕捉政治气候，判断政治风向上，他们都是人精。方南川久不出手，给下面一种错觉，认为他压根没想在海东干下去，镀镀金陪陪场子就回去。……下面的人便形成惯性，但凡来了新领导，都不急着亮明态度，一停二看三通过，经验老到得很。

## 第十一章 普天成以退为进，提出辞呈

289

海东两位最高首长，这次算是彻底谈崩了。或者不叫谈崩，是双方再一次试了底。接下来，就该分别出牌，再也不会顾忌什么。方南川这次下了最大赌注，因为他知道自己玩的不是一般的赌博，说轻了，是在赌一起事故的真相，说重了，是在跟路波赌政治前程。谁说高层间都是含而不露温情脉脉的，真到发狠那一天，他们的狠劲比谁都足。

# 第一章

## 1

十月的海东四处呈现着丰收景色，天空艳阳高照，大地一派绚烂，所到之处，都呈现出繁荣景象。

省委、省政府确立的“321”工程已经实施了两个阶段，从总体看，效果还算不错，这项工程把海东各项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让海东各方都绷紧了弦。按瀚林书记的话说，海东迎来了一个新纪元。当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个别市县动作不力或是落实不到位，也有极少数领导抱着走过场的心理，这让普天成心里不快。

“321”工程是普天成的“杰作”，也是普天成在省委秘书长位子上献给宋瀚林的最后一份“厚礼”、“大礼”，宋瀚林对此十分重视。普天成刚刚接任常务副省长，宋瀚林就让他分管此项工作。宋瀚林说：“创意是你拿的，方案也是你带着人制定的，具体工作还是由你来负责落实，这样我更放心一点。”普天成没作任何推辞，就将此项工作接到了手中。如今半年多过去了，普天成已经在省政府这面树起了一面旗帜，有人说他是铁腕省长，也有人说他开创了省政府工作新风。但是这些都不能让他满足。普天成十分清楚，一切刚刚开始，远没到满足或骄傲的时候。眼下，他必须全力以赴将“321”推向高潮。

事实证明，当初提出这个创意是有远见的。“321”工程的核心在三类项目上，即改造老工业项目、全力攻坚在建项目、贮存和培育新项目。对海东





这样一个经济指标总也排不到全国前五位的省份来说，发展项目当然是重中之重。再者，因为老项目的改造，又能安置一大批下岗职工，解决很多遗留问题，下岗职工一少，遗留问题被一个个消除，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度大大提高。这对海东政坛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啊。况且现今的项目还有别的意味，不是有人说项目就是票子，就是位子吗，其实它远不止票子位子，包容在项目中的种种利益还有利益背后牵扯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才是刺激人们争先恐后往项目这个水帘洞中扎堆的主要原因。

普天成这些天就在带队督察项目落实情况。按省里安排，这一阶段主要是督察各地新建的工业园区，给工业园区的半拉子工程扫尾。陪同他的有经贸委、发改委领导，也有省政府政研室几位笔杆子。下午他们看了吉东工业园区，这个曾被徐兆虎当做政绩工程标榜了多年的工业园区，其实早已是烂摊子，徐兆虎出事后，围绕工业园区建设中的诸多违规问题，又牵出不少干部，算是在吉东大地上狠狠震动了一下。杨馥嘉跟廖昌平到吉东上任后，针对工业园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然，省里也给了不少支持，这次又借“321”工程，将困扰工业园区的资金和技术两大难题解决了，眼下看来，吉东工业园区已步入正轨，特别是两个投资十亿元的新项目，科技含量高，技术水平先进，如果能顺利建成投产的话，对未来的吉东，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项目的作用是巨大的，这话普天成越发觉得是真理，尤其这个靠数字和效益说话的年代。下午座谈会上，杨馥嘉和廖昌平都表了态，决心很大，普天成感到满意。杨馥嘉这边他还没啥惊喜，对廖昌平，普天成真是感慨万千。这位曾经的挚友，现在的下属，到吉东后真是长进不小啊。普天成原来还担心他对基层工作不适应，特别是经济工作，怕他不能练上手，更怕他心急，心急容易出错，这是为官者之大忌。现在看来这份担心就显得多余，人是会进步的，岗位催人成熟，这也是官场一大特征吧。面对廖昌平的成熟普天成甚是欣慰，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不过也有让他不高兴的事，杨馥嘉居然将沈晓莹放到了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兼书记的重要位置上。

对沈晓莹，普天成承认自己是有亏于她的，这亏并不是他欠了沈晓莹什么，真的不欠。他们之间虽然有过朦朦胧胧的一些东西，但那东西不叫爱，

只能算作欣赏，彼此的欣赏，而且普天成也没让那火苗燃起来，他把握得极其到位，更没超越界限做出什么。他的亏是指沈晓莹因他丢了官，失去了发挥的平台。对沈晓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失去平台就等于失去了她全部的精彩，很致命的。普天成一直想，合适的时候他会替她作出新的安排，让她在有生之年，能把人生的恨憾了掉。杨馥嘉先他一步，帮她实现了这愿望，按说普天成应该高兴，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有些事必须自己亲手做，自己的恨憾一定要自己去了，这是普天成的原则。

普天成对此表示过坚决的反对，那时他已经到省政府工作，杨馥嘉有次请他吃饭，婉转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就在饭桌上，普天成狠狠地批评了杨馥嘉，警告她不要胡来。“权力不是赠品，更不是礼品，你用这种方式回报我，我可受不了。”普天成一本正经地说。杨馥嘉笑笑，杨馥嘉自从到吉东市委书记的位子上后，作风还有性格都变了不少，感觉她越来越会来事，越来越会给领导挠痒痒，而且挠得特别舒服，瀚林书记就被她挠得有些眼花，不止一次在会上表扬，而且瀚林书记往吉东去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普天成担任常务副省长这半年，瀚林书记就去了两次吉东。这些都是信号，很值得人玩味。不过普天成并没因此而少掉对杨馥嘉的告诫，时不时地要敲打她一下。在他看来，人不能太过圆滑太过世故，太追求这些东西，人会滑到另一个方向去。普天成不想看到自己推荐或提拔的人最终都成官油子、官瘤子，那样他会责备自己的。

杨馥嘉并没听他劝告，依旧大胆地重用了沈晓莹，按她的说法，不是因为沈晓莹有啥背景，关键是看中她的才干，还有她的野心。“我们得用干事的人啊省长，工业园区这位子选不好将，我杨馥嘉半壁江山就没了，吉东老百姓也不答应。”杨馥嘉非常动情地说。普天成还是摇了摇头，总觉得这里面有见不得人的阴谋。阴谋不好，阴谋跟权术还是有区别的，跟智慧更是两码事。

不过就这次看到的情况，普天成心里的怀疑多少淡了些，说实话，他对沈晓莹在工业园区的表现很满意，他在心里偷偷给沈晓莹打了一百分。满分啊。

晚上普天成拒绝了吉东方面的盛情，这次下来他依然坚持当常务副省长后的“三不”原则，不让下面到地界上迎接，不搞警车开道全城戒严胡乱扰



民那一套，不吃接风宴欢迎宴。总之一句话，普天成现在很低调。有人说他这也是形式主义，普天成不这样认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眼下只要是工作，都能跟形式主义沾上边，但形式主义跟形式主义不一样，他宁可主张这种形式主义，也不要那种一人下来全市慌张的形式主义，特别是吉东，他工作过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不能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简单吃过晚饭，杨馥嘉问晚上要不要安排活动？普天成说白天活动晚上活动，你要不要我休息了？杨馥嘉红着脸道：“省长太累了，我也是想让省长轻松一下。”

“不必了吧，你们忙你们的，晚上我有安排。”说完这句，普天成也不管一桌的人多么不情愿他走，率先离开座位。另一桌上就餐的秘书闻捷见他起身，抛下正在说笑的张华华他们，迅速走过来站到他身边。普天成说：“我先上去，完了你把他们约来，今晚要跟他们谈谈。”闻捷笔挺着身子说了声是，见杨馥嘉还有廖昌平他们热情地簇拥过来，忙侧身站下，等一行人护送着普天成出了餐厅，闻捷才回到餐桌上。

“又轮不到我们大秘书了？”张华华开玩笑说。闻捷冲张华华笑笑，没做声，脑子里却在想晚上的安排了。闻捷比张华华小不了几岁，之前跟张华华在同一部门，省政府政研室一处，两人同是副处长。普天成荣升常务副省长后，张华华官升一级，前面那个“副”字终于去掉了，闻捷心里有丝隐隐的紧张，似乎突然间有了压力，当然内心也有点嫉妒。同事的关系其实最过微妙，多的时候能做朋友，关键时候却不得不拿对方当对手。没想到的是，张华华向普天成才荐，让他做了普天成的秘书，两人关系一下又紧密起来。这次下来，普天成本不想带张华华，说女同志跟在身边不方便，闻捷婉转地说了句：“政研室现在能跟上您思路的也就张处长一人，她要是不去，将来的调研报告会不会打折扣？”普天成定定地瞅了闻捷一会儿，没说话，但是真的到下来那一天，名单里就多了张华华。

张华华他们也很快吃完，首长一走，他们再磨叽，就显得不识眼色。张华华用目光请示闻捷，普天成到了下面，一切行动对张华华他们来说就成了谜，他们也只能从闻捷嘴里得知点信儿。闻捷嘴一紧，这帮人就只能想入非

非。闻捷冲张华华说：“今晚省长另有安排，我就不陪各位领导了，各位领导自由活动，明早七点大厅见。”说完快步离开餐厅，张华华不甘心地喊了一声闻捷，闻捷装没听见，手里电话已打给胡兵。

普天成刻意留出一个晚上，就是想跟胡兵几个聊聊。这已经成他多年的习惯，就是以前做秘书长时，只要有机会，他也会跟年轻一代聚聚，有时谈工作，有时却像朋友一般乱侃，逮着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尖锐时能跟年轻人吵起来，要是被年轻人说服，他会欣然接受，很认真地将对方观点记下来。宋瀚林老夸他思想前卫，敢想敢突破，其实他的前卫还是得益于胡兵他们这帮年轻人。按普天成的话说，生活中有无数矿藏，就看你愿不愿意去采，虚不虚心，很多官场内的顽症，到了年轻人这里，往往一语给你道破。有次有位不到三十岁的副乡长就跟普天成说，上面是落了雾的，越到高层雾越浓，浓雾遮掩下，一切都朦胧，要想看清真相，您就得到雾还没起的地方来。这个“雾”字让普天成思考了很久，他觉得那个乡长用词很有水平。随着地位的升高，这种机会越来越少，普天成现在真是有种被浓雾锁住的感觉。不过也有人说，普天成是哗众取宠，是标新立异，关于他“官场教父”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有人攻击他利用这种机会物色对象，培植亲信。每每遇到这种攻击，普天成都会一笑了之。

人是不能被某些东西捆绑住手脚的，当你觉得左也为难右也为难的时候，你的处境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冲破两个字，但是冲破一定要有度，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场合。官场中有很多东西你是要顺从的，不顺从你就会被排斥开，人不能做异类，官场中尤为不能，这是铁律，谁也更改不得。但是在不挑战大规则的前提下，你可以适当变动一下小规则。比如跟年轻一代接触，这就是小规则，很多人是不屑或者不愿的，他们热衷于往上靠往上挤，但普天成反其道而行之，就为自己赢得另一片天空。

闻捷很快跟胡兵联系上，胡兵于两个月前已提拔为吉东市政府秘书长，从副秘书长到秘书长，胡兵过渡得太快了，但普天成并没跟廖昌平急，相反，对廖昌平作出的这一决定，他竖了大拇指。有时候我们就该果断一些，如果都要论资排辈，那我们的干部体系迟早会出问题。这是普天成在一次民主生



活会上的发言，当时就是冲马超然等人对一些年轻干部提拔过快坐直升飞机往上冲这一言论发出的，他旗帜鲜明地说，对一些看中了了的年轻干部，就是要破格提拔放手重用，让他们勇挑大梁。他的“看中了”的理论，眼下已被演绎成多个版本，有人说普天成到常务副省长位子上后，开始吸收和发展他的第二军团了，第一军团的地位已经很牢固，没有谁可以颠覆，一旦第二军团、第三军团成长起来，普天成将会成为一棵根深叶茂谁也无法撼动的大树。也有人说“看中了”其实就是在赤裸裸地宣扬和鼓吹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套。但是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下面各市一大批颇有希望的青年干部正在迅速向普天成靠拢，市、县甚至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你被看中了么？

胡兵告诉闻捷，要召集的人他已全部召集到，问闻捷现在到哪里？闻捷说还能到哪里，到省长房间来啊。胡兵犹豫一会说，到房间不好吧，这么多人，多扎眼。闻捷说那咋办，省长没说去别的地方。胡兵说要不你再请示一下，到房间太拘谨，我怕他们不敢说话，能不能让省长辛苦一下，我在外面找个地方？闻捷开玩笑道，你以为你是谁啊，敢命令省长？胡兵笑说我哪敢，我这不也是替省长着想么？两人商量一阵，还是由胡兵去请示，其他人待命。不大工夫，胡兵到了宾馆，婉转地跟普天成说明来意，普天成说行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说吧，去哪？胡兵一阵高兴，其实地方他早已联系好，吉东有个环境相当不错的音乐吧，也是胡兵一帮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普天成乘车赶到时，几位年轻人已毕恭毕敬地候在门口。

这晚普天成谈得很高兴，考虑到时间关系，普天成给几位年轻干部限定了范围，让他们围绕吉东经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能拘泥，不能谈官话，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谈出来。几位年轻人一开始还有些拘谨，放不开，后来在他再三启发和鼓动下，气氛才活跃起来。谈到中间，肖丽虹来了，就是普天成初恋对象林雪的女儿。自从胡兵大着胆带肖丽虹认识普天成后，肖丽虹跟普天成的关系发展很快，这关系当然是晚辈跟长辈的关系，也许因为她是林雪的女儿，普天成对肖丽虹格外关注，也有份偏爱，原打算把她调进省城，到省电视台当名记者，没想到杨馥嘉看中了她，抢先一步将肖丽虹调到身边做秘书。

肖丽虹一加入，气氛更加热烈，也不知为什么，肖丽虹在普天成面前有一份先天性的优越感，好像从一开始便少了“拘谨”两个字，但她又能把这份优越感把握得恰到好处，既不张扬更不卖弄，她只是普天成跟这帮年轻人中间的一支润滑剂，哪方有了堵塞，她就适时地跑向哪方。她的表现让普天成既踏实又温暖，普天成喜欢这种做事有度的人，他已经从肖丽虹身上看到一种希望，这希望他曾经给过胡兵，也给过马效林等人，到目前为止，普天成还没让自己的希望落空。

当然，这晚普天成还有其他收获，除了掌握到一大堆一手信息外，他还注意到了另一个人：吉东团市委书记李晓田。普天成隐约记得，自己在吉东干副市长的时候，李晓田好像才参加工作，分配到龟山。岁月真快啊，一晃，自己离开龟山已经将近二十个年头了。

这晚龟山就冒了出来，折磨着普天成。这次下来，关于龟山的话题他听到不少，很多人都跟他提起，但都被他坚决地打断了。但是李晓田的出现，忽然又把他拉到了龟山。

龟山这个话题他能躲开吗？

## 2

督察工作很快结束，普天成这次下去，一共看了三个市，十三个县区，视察了十六家企业，三个工业园区，大小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六次，听取了企业界、工商界人士对当前海东经济发展的意见，收获颇丰。这是他出任常务副省长后跑得最扎实的一次，也是感慨最深的一次。最大的感慨来自下面对他的态度。

怎么说呢，普天成其实不喜欢官场那种热热闹闹围来围去的景象，假倒是其次，关键是太累人，太耗费精力。人家争先恐后热情地迎上来，你不能不理，不但要理，还要理得有分寸，有水平，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太热会给下面的同志误导，会错误地传递信息，太凉又会打击下面同志的积极性，人家本来干得蛮有信心，你态度一凉，马上就会让人家误以为哪里干错了哪



里干得不到位甚或还会想到别处去。所以在下面的每一个笑，每一个表情，甚至皱一下眉，挤一下眼，都会被当做重要信号。还有就是，你本来是督察“321”工程的，但所到之处，人们只是例行公事地跟你汇报一下“321”，更多的精力，却用在别处。

不少人找他拉关系，套近乎，更有甚者，变着法子亲近他，然后委婉地表达出一些愿望。

这些愿望自然离不开官位。

要是换作以前，他做吉东市长或是市委书记那会，这种亲近是会让你感兴趣的，人嘛，谁能脱俗。当整个官场都朝一个方向那就是权力的方向看齐时，人们追逐权力并不为怪，想方设法跟高层搭上关系更不为怪，他不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吗？但是现在，他有些受不了，也有些担忧。他的担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次下去，下面对他的态度太过好，尊敬和热情他能理解，但热情演变到无原则的膜拜时，他就要警惕。尤其一些跟他沾不上边的人挖空心思通过种种关系找他跑官要官表忠心表决心时，他的警觉就到了很高的程度，不正常，太不正常，怎么都往他这儿挤呢，难道下面人真把他当成了海东新的权力中心？太可怕了，如果下面人真这样看他，他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别人都说他是“官场教父”，就连瀚林书记有次也这样开玩笑，说天成啊，听到没，同志们称你教父了，这可把你捧得有些高啊。普天成笑着说，那是他们挖苦我呢。宋瀚林思考了一会又道：“有这评价也不错，证明你眼光准，对下面的同志上心。”宋瀚林说到这，马上又叹道，“现在不比以前啊，天成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授人以柄，培养干部方面，你是付出了努力，费了不少心血，但现在干部队伍繁杂，动机不纯者多啊，千万要谨慎。”普天成郑重点头。瀚林书记这番话听着平淡，用意却极为深刻。特色干部，培养干部，这里面的风险真是太大，稍有不慎，别人就会成为一只电子蛆，从内脏里把你坏掉。

这些年，普天成在这方面尤为慎重，对“官场教父”这个称号，他内心并不反感，虽然有时也生出一些疑问，但并不十分排斥，但他这个教父绝不是山头，更不是帮会，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发现一些人才，在他们身上耗

费一定的精力和心血，将他们打造或栽培成可以担负重任的干部，未来海东的中坚力量。现在看来，别人已把他当成了山头，当成了教主，认为只要跟他搭上关系，成为他的人，仕途就会一帆风顺。他被妖魔化更被世俗化，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另外，普天成的担心还在于，这些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传进高层耳朵，路波还有其他常委会怎么想？

对别人，普天成暂且还可不考虑，毕竟他现在风头正健，常委们都还给他面子，对路波省长，他却真是不好说啊。

谁能想得到，半年前普天成从省委秘书长过渡到常务副省长，最大的阻力就来自省长路波。一度，希望都没了，普天成差点就要放弃，是秋燕妮带他去了北京，动用了一层非常重要的关系，才……

督察结束后，普天成第一时间来到省长路波办公室，向路波汇报督察情况。每次有重大工作结束，普天成都是坚持先向路波汇报，然后再到宋翰林办公室，而且所有跟路波省长和宋翰林汇报的材料，必是他亲自动手写的，绝不让秘书长还有秘书代劳。这在省级领导中怕是极为少见，海东更是看不到，谁见过常务副省长挑灯夜战趴桌上写汇报材料呢，但是普天成却写得很投入。

路波省长正在跟一位副省长说事，副省长是女的，姓姜，分管文教卫还有广播电视，秘书长于川庆也在。见普天成进去，路波没抬头，继续跟姜副省长说话，于川庆冲普天成点点头。普天成默站了会，见路波省长谈兴正浓，没敢打扰，出来了。走在楼道里，又觉现在回去不妥，见于川庆办公室开着门，顺势走了进去。不大工夫，于川庆进来了，问了声省长好。普天成笑笑。自从到政府这边后，他跟于川庆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开始他觉得他们还能保持以前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于川庆这边率先有了姿态，见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虑，而是小心翼翼陪着笑脸，举手投足都透着下属的拘谨还有必要的客气，普天成不习惯，开玩笑说，你这是干吗啊，你那套拿远点，少在我面前穷装。于川庆嘴上打着哈哈，行动上却越发注意。有次开省长办公会，普天成因为急，忘了拿水杯。就在他起身打算去取时，一双手捧着水杯，恭敬地送到了他面前。抬头一看是于川庆，普天成脸红了，





让于川庆为他做这些事，心里不大对味。还有一次他要下工矿企业检查，车子在下面，陪同人员也都在下面，普天成因为手头事没处理完，耽搁了几分钟。那天正好下着雨，原来的秘书粗心，忘了为他准备雨伞，结果他淋着雨从办公楼走向车子，车前站着的领导全都惊住，这时候秘书才反应过来，飞身上楼取伞。刚跑几步就被于川庆喝住，于川庆的声音同样也惊住了普天成，他就那么站在了雨中，不明所以地望住于川庆。那天于川庆亲自为他拿来伞，众目睽睽之下打着雨伞将他护送到车前，于川庆自己却是淋着雨的。这个小插曲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是省府原来配给他的秘书被换，这才有张华华鼎力推荐闻捷一事。二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跟于川庆的关系。如此小插曲发生几次后，普天成才明白，原来的挚友于川庆已不拿他当朋友看，在心里视他为领导或上级了。内心某些东西一旦更改，想回到从前就已很难。到现在，普天成也只能接受这种现实，奇怪的是，这种现实持续一段时间后，普天成惊讶地发现，对于川庆殷勤的服务还有小心翼翼的跟随已经习惯起来，似乎于川庆不这么表现，他还有点接受不了。

人啊。普天成重重叹口气，他现在越来越相信“惯性”两个字了，谁都说他怕宋瀚林，大多时候他搞不清到底怕什么，但就是怕，没来由地怕，现在他明白，也是惯性。惯性的力量太大，它会让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屈从于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或许来自外界，或许就来自你的内心。

“正英同志还没汇报完？”普天成一边扫视着于川庆的办公室，一边问。正英就是姜副省长，她全名叫姜正英。

“应该快了吧，进去也有一段时间了。”于川庆侧着身子说，他是听到普天成的脚步声才赶过来的。“我给省长倒杯水？”于川庆很恭敬地问。

“不麻烦秘书长了，你忙你的，我在这里等会儿。”说着，普天成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于川庆六神无主地站了会儿，心里又惦着路波这边，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普天成等了将近两小时，其实路波跟姜正英的谈话早就结束，普天成也听到了女省长姜正英离开的脚步，但是于川庆并没进来通知他。他呢，又不好意思离开，因为路波知道他候在于川庆办公室。要是走了，路波是会有想